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五輯

南明季三朝野史
（合訂本）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五輯

南明野史
明季三朝野史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五種

南明野史

三餘氏

弁言

本書原來的書名爲何？作者南沙三餘氏爲誰？均無所悉。惟據卷首所冠「自序」，只知此書作於清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年），並由此推知作者的生卒年代當在康熙—乾隆間。此書稿本原分五卷，舊藏於涵芬樓；直至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距撰作時已歷一百九十年）五月，乃由吳縣王鍾麒氏「釐而訂之」，總顏爲「南明野史」。翌年（一九三〇年）三月，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印行。這是本書書名與版本的由來。

至書中所有「校者案語」，原由王鍾麒氏所加；凡此字句卽有譌誤，概仍其舊，以有「案語」可資參證也。此外，偶有漏未訂正或誤植之字，均經重訂；所補之字，並加「」用資識別。（伯琴）

本書排版之後，復獲「明季五藩實錄」（又名「明末五小史」）一書，發見卽爲本書未經王鍾麒氏「釐訂」前所印行者。「實錄」分五篇：一曰福藩、二曰唐藩、三曰唐王聿錕、四曰魯藩、五曰桂藩（各篇又有分上下二篇者）。論理，原應刊印未「釐訂」前之版本，但以排校既竣，乃決定卽以本書印行。本書與「實錄」比較，除卷次與篇目的變動以外，則爲清曆紀年改爲明曆紀年。因此，原有「王師」、「我朝」一類字樣亦改爲「清師」、「清朝」，「福王」、「唐王」、「桂王」等改爲「安宗皇帝」、「紹宗皇帝」、「永曆皇帝」（簡稱爲「帝」）。還有「自序」刪削頗多。這是兩書主要相異之處。（編者）

自序

天之愛民甚矣！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哉？何明自中葉以後，生民之憔悴如此其無極也！主昏於上，政出凶閹；民窮於下，勦爲流寇；鄙夫蠹國蝸民，清流矜高炫異。無非啓宗社之殷憂，釀黎元之奇禍焉耳。懷宗鑒前事之失，力勦元凶、痛懲夙讎，庶幾宵旰勤勞者矣。然無知人之哲，矜明察而愈惑；無持久之力，好更張而益亂。懲前弊矣，乃緝事廷杖，陰踵前弊而行；通下情矣，而裁驛加派，孰非矯情而出？府臣民之怨、養勳鎮之難，內憂外患，天變人窮；政府寄寓耳，節鉞兒戲耳。國勢人情至於爾日，真衣敗絮、行荆棘也。所以難重驪山，而非緣內嬖；禍烈哀、平，而不因外戚；質異昏庸，而慘於晉惠；情非晏佚，而毒於宋徽。易地參觀，彼此相笑。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，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；紅閣之縊，譬彼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，非能勇也！其畫無俚之至耳。究何足以謝天下哉！當時憤激者，第謂「今日無論李綱難得，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」！其說誠然。然有是君，乃有是臣；而曰「朕非亡國之主」，天下萬世其誰信之？

迨清師入關、明社旣屋，彼偷安無智、苟且富貴之徒，雖託名於起義，實忘情於報雪；遂使湯火餘生，益深益熱。嗟乎！江南實奴隸之質，閩中亦輕薄之子；肇慶則撥亂

無能，廣州乃自生內變。雖仍王號，究類何人？地卽大於曹滕，民無加於鄒莒；而庭前養寇、榻畔藏奸，欲以區區塊土與南陽、靈武比隆，豈不謬哉？羣奸盜竊，既仗虛名；志士捐軀，亦鏤空影。豈知人心忘漢、天不祚明，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，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！

間嘗閱「明紀編年」，併遺閩事；閱「明季遺聞」，則南寧以後缺之。不止漏略，懼事實之不明，無以詔示來茲也。是用蒐訪遺編、採輯逸事，正其舛誤，芟其矯誣；彙爲五卷，以備博覽君子之要刪焉。

乾隆己未歲秋、七月既望，南沙三餘氏謹志。

南明野史

卷上 安宗皇帝紀……………(一)

卷中 紹宗皇帝紀……………(六)

卷下 永曆皇帝紀……………(二五)

附錄

魯監國載略……………(三四)

唐王載略……………(二七)

南明野史卷上

南沙三餘氏撰

安宗皇帝紀

安宗簡皇帝，諱由崧（校者案：「清史紀事本末」卷八載：「永曆十四年夏四月，上聖安皇帝諡號曰「安宗簡皇帝」。今卽據以補入），神宗次子、福王常洵子也。神宗五子：長光宗、次福王常洵、次瑞王常浩、次惠王常潤、次桂王常瀛；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，俱受封。至四十二年，福王先就國洛陽。熹宗時賜予祿入，唯福王最優。崇禎十四年，李自成陷洛陽，福王常洵見殺。

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逼京師，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。四月十二日，聞京師陷，烈皇帝殉社稷，南都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。時瑞、惠、桂三王道遠難至，而潞王（常澆）、福王（嗣王由崧）各避賊，舟次淮安。潞王倫序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，福王素遭物議，於是有推立潞藩之說。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、劉良佐；北都初陷，高傑南奔，劉澤清亦至瓜洲，士英並與之通殷勤。及議推戴，士英遂聯絡二劉、高、黃爲己助，以恫喝南都諸大臣。遣其私人來言於可法曰：「立君當以賢，倫序不宜固泥」。可法信

之，答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，意蓋在路藩也。士英得書，忽奉福王至龍江關，廷臣錯愕；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，勉強出迎，嵩呼定策。其實答士英書可法雖列名，而爲首則詹事姜曰廣也。二十七日，集廷臣會議朝堂，署禮、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獨後至，議不決。而吏科給事李沾、誠意伯劉孔昭、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力持之，議始定；遂以福王告廟。

五月一日，王入京；以內守備府爲行宮，各官朝見。是日，有兩黃星夾日而趨，蓋太白與辰星也。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頒大號、敬天禮祖諸事，允之。各官退，議宜先監國、後登極；孔昭請卽正位。彪佳言「監國名極正，蓋彰賢德、且示謙讓，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；俟發喪，擇吉登大寶、布告天下爲當」。衆議以爲然。於是以前三日監國，十五日卽位，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。用可法、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，從物望也。

當是時，可法實秉中樞，高、姜居中稟擬，張慎言爲大冢宰，劉宗周爲總憲；九列大臣各得其任。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；士英因定策功、鐸則藩邸舊恩，雖五相登庸，而菴枯有別矣。初，士英督師淮左，四鎮皆其心腹。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，請留輔政。於是有內外均勞之議；可法乃請督師江北，而士英專國。陞呂大器吏部左侍郎、李沾太常少卿、郭維經應天府丞；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，餘各加恩有差。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張國維兵部尙書、協理戎政，周堪廣戶部尙書，顧錫疇禮部尙書，黃道周、何楷、張有譽、王心一、何應瑞、高倬、解學龍、賀世壽各部侍郎，劉士禎

、侯峒曾、鄭瑄、許譽卿各寺卿，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、熊開元、姜埰、莊鰲獻、裘愷、馬兆羲、楊時化、詹爾選、李模、張瑄、鄭友玄、喬可聘、李日輔、李長春等原官起用，徐汧、曹勳、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。陞左懋第僉都御史，巡撫應天；田仰僉都御史，巡撫淮揚。總兵官鄭鴻逵、黃蜚駐守鎮江，鄭彩分管水師；吳志葵駐防吳淞，黃斌卿駐防上江。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、浙。

初，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、徐泗、鳳壽、滁和爲四鎮，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，駐淮北，海、邳、贛十一州縣隸之，經理山東一帶；高傑轄徐泗，駐泗水，徐、泗、宿、亳、豐、碭十四州縣隸之，經理開歸一帶；劉良佐轄鳳壽，駐臨淮，壽、潁等九州縣隸之，經理陳杞一帶；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，駐廬州，廬、巢、無爲十一州縣隸之，經理光固一帶。每鎮額兵三萬人，本色米二十萬、折色銀四十萬，悉聽各屬自行徵取。晉得功侯爵；封傑與平、澤清東平、良佐廣昌，俱伯爵。得功素忠勇，建功河北，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；良玉恢復湖廣，并晉侯爵。

傑字英吾，降賊也；有驍勇名，稱「翻山鶴」，舊與闖賊同夥。闖掠得邢氏，貌美嬖之，屬傑護內營；傑與氏通，挈之來降。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，能得其用。及孫傳庭繼任，傑破賊於曾頭塚，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，二將各不相下。又一年，而郟縣潰，潼關不守；傑率其部下李成棟、楊繩武等十三總兵、四十萬衆渡河，大掠晉中，鼓

行南下。邳、泗之間驚曰：「高兵至矣！」居人奪魄。時分鎮詔未行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，浦、潁守將張上儀巨礮遮擊之，始却。職方主事萬元吉者，故武陵相監軍也；亟請行，扁舟徑造其壘。曰：「吾欲犒軍」。其將出，元吉諭以「戢兵聽朝命，奈何索渡」？其將曰：「吾規虜欲寄家」。元吉曰：「公等進取淮北而并拏淮南甚便；過江逼天子輦轂地，先自潰亂，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」。諸將皆佯應曰：「諾」；顧獨屬意揚州。傑以徐州苦寒，揚州富麗甲天下；其地有新、舊二城，城外列肆，子女瓌寶累萬萬，傑乃放手剽掠，屠膾日以百數。揚人嬰城不納，淮撫黃家瑞、守道馬鳴騶集衆議事。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，爲鄉里所服；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，銳然出身爲游說；兼以早自異，無隨俱死。傑聞元勳至，則大喜；置酒酣飲達旦，厚金帛遺之。且陳所以定居揚州，非有他意；當與揚人約結而後入。鄭自詡得高要領，氣甚揚；爲言於當事曰：「高帥來，勅書召之也。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，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。苟如是，卽南京且聽之入，況揚州乎？」揚人聞之，叫呼而起曰：「元勳與高反賈城以市德，不殺元勳，城不可守」。遂碎其首，櫛割之殆盡。高恨，攻益力。初，四鎮分藩，可法獨留揚州，爲督、輔回翔之地，且與四鎮交疎。至是，以三千騎渡江誓師。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，慮閣部以爲非法；趣其下宵坎而埋之。及閣部至，傑庭謁，閣部平易樸誠，人人慰勞，傑大喜。頃之，傑以元勳死無罪，請公誅首惡，開城門納其兵。可法弗許，傑乃困可

法於軍中以要之；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，寄可法於善慶庵，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。可法談笑不爲動，徐草奏與以瓜步城。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得脫；黃得功亦助之，稍能自立，乃復按部淮安。傑亦服其開款布誠，竟移駐瓜州，恭謹受命，泣陳王事，反成握手之交。傑跋扈非常，一變而爲忠勇，亦良將也。

劉良佐開鎮臨淮，士民不服，亦至互訐；而黃得功初駐儀真，及調廬州，心薄之，將與傑爭揚。二鎮水火，幾成克用、全忠之禍。登萊總兵黃蜚之南調也，道出維揚，懼爲傑所脅；蜚素善得功，貽書請以兵迎。得功乃引輕兵三百騎會三叉河，傑聞而愕曰：『是殆將襲我！』遣將卒出半道，別遣千人走襲儀真，而得功不知也。至土橋，解鞍下馬作食。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，得功角巾絨裝出不意，亟擐甲；而飛矢雨集，所乘馬值千金，俄中矢踏，乃騰而上他馬以去。傑之遣兵也，曰：『若擒得功，必生致之』。戰既合，有十七騎者追且及，注槊未下；黃大呼反鬪，發腰間所餘七矢，殺七人，矢盡，揮長刀復殪其三，乃及於大軍以免。惟從行三百騎，皆沒。傑所遣襲儀真者夜至，守將丘鉞、馬岱偵知設守，令軍中且食且休，於城外某置炬火爲疑兵。高兵望見不敢進，又疾趨。半夜，力竭矣，馬岱開門出擊，盡殲之。得功還，聞之益怒，引良佐爲之助，誓必與傑一決。傑曰：『曩千人多維揚猾少，吾故驅之；假令吾之士卒，詎至於敗，黃不足擒也』。萬元吉側身講解，令故將張文昌、李棲鳳以其衆請於閣部曰：『兵交緩，吾屬置橫

陣以止鬪；卽閻部亦不得已於一行」。會得功有母之喪，可法入弔，立而語之曰：「土橋之覺，無智愚知其不義。今將軍以國故、親故而觸盛怒，是歸其曲於高，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」。得功色稍和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。閻部命監紀應廷吉、陸遜之入高營曰：「靖南聽我矣！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？」高如命入馬，馬羸多病死；閻部自以三千金償之。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賄。二恨之講暫以成，睦猶未也。

當是時，興平最強。閻部銳意中原，念非高不足以委任。其人雖抗暴，然慷慨識機變，可說而動。有僧德宗者，談禍福奇中，高傑亦折節稱弟子；常與閻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，傑謂僧曰：「他日弟子得免於禍乎？」僧曰：「居士起擾攘，今歸朝爲大將、爲通侯，此不足爲居士重。惟率從史居士，儒家所稱聖人、我法所稱菩薩；居士與之一心并志，可謂得所歸矣，徒以問老僧無爲也」。傑不覺斂容服。傑之妻邢夫人，饒權智；傑嘗語人曰：「邢有將略，吾得以自助，非貪其色也」。邢見閻部出至誠，厚爲調護，勸傑傾心。閻部喜曰：「吾誠得高而馴擾之，大事集矣」。因命王相業監其軍；並奏李成棟、賀大成、王之綱、李本深、胡茂楨爲大將，曰：「速驅之，可以專制河南」。傑曰：「傑既以身許公，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，非所以安內顧也；敢終以揚城爲請。揚士紳聞之，復震動。守土以未除館爲辭，閻部遽遷於東偏，虛已府以爲之舍。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，士民安堵無恙。」

吏部張慎言疏薦舊輔吳姓、冢宰鄭三俊，詔赦姓罪陞見、三俊候另議。二十二日早朝，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於廷，大罵慎言；謂「雪奸除兇、防江防河，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於此；乃今日講推官、明日講陞官，所薦吳姓有悖成憲」；又言「慎言原有二心，告廟定策阻難奸辨，不可不誅」！慎言立班不語；御史王孫蕃許孔昭曰：「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，亦未見作何事業。且吏部職司用人，除推官、陞官外，別無職掌」。喧爭殿上。高弘圖言「冢臣自有本末，何遽殿爭」？明日，孔昭補疏糾參，慎言具疏求去。李沾又言「孔昭擁戴有功，文臣啓事屢登、武臣封爵未定，所以有殿上之爭」；兩解之。於是高弘圖、姜曰廣相繼乞休，言「文武官各有職掌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；今用人乃慎言事，孔昭一手握定，非其所私，卽謂之姦；臣等皆贅員矣。慎言薦姓，勳臣知爲不可，臣不能知，稟擬實出臣手。又三俊清剛，係五朝人望，臣終以爲不可不用；是臣罪不減慎言。竊念朝廷之尊，尊於李勉；天子之貴，貴以叔孫。臣忝輔弼，坐視宸陞幾若訟庭，愧死無地。請賜罷斥」！各奉諭留。由是，朋黨勢成，門戶大起，而討賊之事置之蔑聞。

六月，命禮部鑄國璽，以金代之。

史可法、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，封三桂薊國公，世襲；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、銀五萬兩濟其軍。旣而聞清師南下，始召原任都督陳洪範、應天巡撫左懋第

，加洪範太子太傅、懋第兵部侍郎，賈國書至燕京通好，以經理河北、聯絡關東，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。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。

時山東、河北殺偽響應，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、御史盧世淮、貢生馬元駮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，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。淮撫路振飛、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偽官呂弼周、王富，率士民射殺之；又擒偽官胡來賀、宋自成、李魁春，沉之河；又擒癸未進士偽官武懷，解京。宿遷百姓殺偽將董學禮，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濬、尹宗衡、張問行、傅龍等九人，囚原任堯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，解京獻俘；開封府推官陳潛夫、寨勇李遇知、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；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尙書丁啓濬命參將丁啓光俘獻偽官陳奇、賈士俊、尙國俊、許承蔭、孫澄、范雋、郭經邦等七人，陛見；青州府衡藩率諸生驅殺偽官，請徙內地；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、仁懷擒殺賊楊騰鳳、張見陽等。擢王燮僉都御史，巡撫山東；丘磊充山東總兵，加謝陞少師、黎玉田兵部尙書、盧世淮工部侍郎（時訛傳德王起義，以謝陞爲謝陞也）。改潛夫巡按河南、啓濬河南安撫，賜遇知、洪起總兵官，勅之渤下部紀錄。振飛等尋爲馬士英論罷。燮，初任祥符令，三守危城；才識膽力，無不超絕。其按淮時，極著勞績；與振飛鼓舞官民，殺偽使、碎偽牌。賊騎逼河上，躑躅不敢前。民間義兵集至一、二十萬，聲勢之壯，有若長城；人共倚之。